

(香港)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之

大剑师传奇

壹



黄易作品集 ②①
华艺出版社

(香港)
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之

大剑师传奇

貳



黄易作品集②
华艺出版社

(香港) 黄易

● 玄幻系列之

大剑师传奇

叁



黄易作品集 ②③
华艺出版社

黄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大剑师传奇

第一册
一至四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剑师传奇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.2

ISBN 7-80142-052-7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165 号

大剑师传奇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44.75 印张 1119.5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052-7/I·030 定价:75.00 元

董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大剑师传奇

第二册
一至八卷

华艺出版社

董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大剑师传奇

第三册
第九至十二卷

华艺出版社

● 玄幻系列

大剑师传奇
之一

魔女国

香港·黄易

第一章 逃出帝国

我拼命奔跑，直至奔进参天盖地的树林里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先是双膝跪倒，跟着往前仆去，脸孔枕着冰冷湿润的泥土。

不过暂时是安全的。

听不到追兵的声音，这使我心理上好受一点；虽然他们追上只是迟早的事，但逃走总有一线生机，坐以待毙并非我兰特的性格。急促的呼吸使肺中的空气似被抽空，一阵阵晕眩袭击着我的神经，我以无比的毅力和意志支撑着。

我不想被人像捉只猪那样手到擒来，拿回去见大元首：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。

轻微的脚步声随着吹来的风送进耳里，还有恶犬的吠声，心中一震，自然伸手到背后握着背上那长剑的剑柄，若是单对单，他们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包括被誉为我父兰陵之下最好剑手的“黑寡妇”连丽君在内，虽然我和她从未交过手，但我有那样的自信，一个好剑手的自信。

一咬牙，爬了起来，往高及人膝的草林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地奔去，四周的草木愈来愈密，不得不拔出与我血肉相连的宝剑，为劈出一条逃路而奋力。

很快我那疲倦至不能动的肌肉陷进完全麻木的境地，支持的只是我的意志，若非自幼受到剑手的严格锻炼，早已躺了下来。当我从一堆密集的茅草堆钻出来时，忽地一脚踏空，原来是个斜坡的边缘，疲惫欲死的我哪还能留得住脚，人球般从坡顶直向下滚去，也不知压断了多少植物横枝，“噗咚”一声，最后掉进冰凉的

水流里。水流急泻，我身不由己地被带得往下游冲奔而去，眨眼间已被冲流了百多码。

追兵的声音迅速减弱，远远地被抛离。我暗叫侥幸，流水或者可以使恶犬的嗅觉找不到我。

幸运眷顾下，河水把我带离树林，直到离树林数里外的一个峡谷，水流开始放缓，我才爬上岸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就那样昏死过去。

醒来时已是夜深，天空上繁星点点，人与人的斗争在她面前是那样的无聊和愚蠢，可是我身在局中，却不得不奋战下去。

我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，但却不会天真到以为已逃离了险境。那份地图，是大元首牺牲任何事物也要夺回去的东西。虽然我还不知道地图中那处有什么东西，但却知道那地方有能令整个帝国覆亡的力量。

会是什么东西？我爬起身来，虽是肌痛筋疲，但已远胜昏迷前的状态，在微弱的星光下，峡谷外是个大草原。我在边缘的疏林区走着。

饥饿在煎熬着我的意志，明天早上首要之务，是要猎取一头可充饥的动物，未来逃亡的日子还长，一天不能找到地图所说的“废墟”，一天还是在危险里。

“嗖！”

一道劲风从左方袭至。

我略一闪移避过。

“笃！”劲风插进我左侧的树身上，原来是一支长箭，箭尾还在晃动。

我手一动，剑来到左手里，心中惊栗，假若大元首的追兵神通广大到这地步，我还有何话可说，不过他们只能得到我兰特不屈战死的身體，舍此外再无其他可能性。

“呀！”一声尖叫从左方十多码外传来。

我沉喝一声，箭矢般在疏林间移向声源，我父亲兰陵长踞帝国剑士榜首达二十年之久，岂是幸至。

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：虎父无犬子。

眼前黑影一闪，我手中剑刺出。

在微弱的星光下，那人身形一闪，退到大树的暗影里，似乎不欲与我硬拼。

我猛地推前，长剑改刺为劈，若非我体力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，刚才那一剑对方就避不了。

光影一闪，那人的剑巧妙地向上挑，想化我必杀的一剑。

我闷哼一声，在两剑接触时，运力一绞，眼看对方长剑脱手，忽地一股剧痛从臂肌传来，我惨叫一声，反而是自己长剑坠地，这才知道全身肌肉酸麻，刚才一时不慎，强运劲力，使疲不能兴的肌肉百上加斤，终于痉挛起来。

我右手扶着剧痛得伸不直的左手，急步退后。

那人并不追击，反而叫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声音娇美清脆，原来是个女子。

我愕然望向从暗影走出来的女子，在星光下隐约见到健美的女性身形。

我再后退两步，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射我一箭？”

她呆了一呆道：“噢！你不是‘龙首山’的人，对不起！我以为你是野兽，所以才射了你一箭，这个时间从没有人到这里来。”

我舒了一口气，只要不是帝国派来追捕我的战士，便一切好办。何况她语气温和，使我被袭的恨意大为消退。

东方的天际这时露出一线曙光，日出的时间终于来临，借着这些微光，我一边搓揉已没有那么痛楚的左臂，一面打量着她。

她大约在十七、八岁的年纪，俏丽的瓜子脸配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婀娜体态，焕发着动人的青春气息。挺秀的鼻子，分外显出她柔顺可人的性格，我不由心中暗赞。我打量她时，她也在

打量我。

“噢！你受了伤。”我这才感到身上的旧伤口迸裂开来，鲜血流下。

鲜血从我厚麻制的紧身布衣渗出来，从帝宫逃出时我曾受到大元首的卫队“黑盔战士”的围攻，我虽负伤冲出重围，亦逃不过浑身剑伤的厄运。

一阵晕眩袭上来，在我摇摇欲坠，介乎昏迷和清醒的边缘时，一只手插进我肋下，我无力地向前仆去，她娇柔的身体支持着我。迷糊中我听到她说：“让我扶你回家去。”

当我再醒来时，发觉身在一间堆满木柴的小屋里，背卧着是柔软的干草，我想转转身，剧痛从多个伤口传来，使我不由得发出一声低吟。

房门轻响，她闪身进来，一身浅白的粗布衣，俏脸闪耀着动人的光彩，两颊红扑扑地，健康和青春的热力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她喜孜孜地道：“你醒来了，我第三次来看你了。”

我道：“我睡了有多久？”心中却在盘算着，帝国的领土虽号称无所不在，但威权却集中在“大平原”上的“日出城”。

只要我能够离开大平原，被追上的危险便大幅地减少，所以能走的话，我一定要争取时间抢在追兵的前头。

她天真地数着手指道：“你睡了足有两天一夜。”

我难以置信地道：“什么？”

完了，假设我真的睡了那么久，前途上一定布满搜捕我的敌人，我休想找到地图里的废墟。她在我身旁坐下，很有兴趣地看着我，却不言语，似乎对我有很大的好奇心。肚子忽地不争气地“咕咕咕”叫了几声，我尴尬地望着她。她微微一笑，从身后取出一个篮子，打开盖着的布，一阵肉香传送过来。

我大喜过望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她托着俏脸看我吃东西，蛮有兴趣的样子。

我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叫西琪。”

我道：“西琪，这是一个好名字，那晚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膀道：“练剑嘛！每天日出之前我一定到那里练剑，前两年，爷爷还陪我一起练，不过现在他身体不大好，不能陪我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眼圈一红，有很大感触！我嚼完口内的鹿肉，问道：“你爷爷，他在哪里？”

西琪道：“到山上采药去了，你的伤口还需涂一些草药，否则很难迅速复原。”

跟着她又轻声道：“他说你相貌非凡，体格健硕，带着的宝剑是‘帝国’第一流剑匠铸造的精品，必然大有来头，所以才要我将你藏在这柴房里。”

我心中一栗，西琪的爷爷眼力高明，竟能凭剑的外形，推断出是帝国制品，当是非凡人物，是吉是凶，谁能预料？这时我才感到身体的伤口均已包扎得妥妥当当。

西琪鼓着气道：“人家告诉了你自己的名字，你还未说你的。”

看着她入世未深的纯真模样，我冲口而出道：“我叫兰特，是兰陵的儿子。”说出了身份，才感到少许后悔，我是个不应该透露身份的逃犯。

屋外远处传来马嘶声，西琪跳了起来道：“我要去喂马了。”说着已出门去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束阳光从屋顶的小天窗投下来，使柴房弥漫着安逸与和平，眼前当急之务，先要养好身体，然后照着地图的指示，找到那叫废墟的奇怪地方。

门开，西琪神色仓皇冲了进来，拨开我身旁地上的柴草，露出一个铁环。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西琪手执钢环，向上一拉，一个圆盖揭了起来，因为盖子与

地板同一颜色和质料，不细看哪能分辨出来。

西琪将我的长剑抛了进去，叫道：“快躲进去。”

我虽不知原因，却绝对信任她，要对付我，大可趁我昏迷的时候，而且她的清纯，使我对她大生好感，故毫不迟疑缩进洞里。

里面是个可容纳个许人的小空间，跟着，西琪将一堆干草放在圆盖上，娇躯一晃，也躲进洞里来，玉手轻轻将盖子移好，刹那间变成黑暗的世界。

窄小的空间里，她紧紧地挤在我的怀里，丰满和充满弹力的臀部，毫无保留地坐在我大腿上，我的嘴脸贴着她的秀发，处女的芬芳随着呼吸涌进我心灵的至深处。

隐约间我又可见物，原来小洞顶开了密麻麻一排排细小的透气孔，所以并不觉得太翳闷。

我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，待要说话，刚巧她也想说话，头向后仰，我的嘴唇自自然然碰上她嫩滑的耳珠，接着印在她的俏脸上。

她“嗯”地一声，原本僵硬的身体变得柔若棉絮，融入我的怀里，我不由自主地兴起最原始的男性反应，她似有所觉地全身滚热起来。

我待要说话，一阵急剧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转瞬间已驰至。

我猛地噤声，并从欲海里惊醒过来，难道帝国追捕我的战士已来到这里？

柴房外传来一阵叱喝的声音，听来大约有十五六人，若以我平常的状态，这实力还不放在我眼里，不过现在全身创伤，虎落平阳，恐怕他们一半人已可以把我击倒。

“砰！”柴房门给踢开了来。

一个粗豪的声音喝道：“有没有人？”

另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道：“这间柴房一眼看清，哪还用问，如果人家蓄意躲起来，你问人家便会答你吗？”

身前紧贴着我的西琪浑身轻颤，显然对这阴阳怪气的人有点恐惧，这样一来我反而心中大定，因为若是她认识的人，自然是这附近的人，而不是帝国派来追杀我的战士。

另一个尖亢的声音响起道：“上校，住屋处没有人，阿邦他们到了农田那边搜索，如果那妞儿在，肯定逃不了。”

粗豪声音道：“不要这么托大，那妞儿得祈老头真传，颇有两下子。”

阴阳怪气的声音道：“管他三下子四下子，一个小妞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上校连祈老头也不怕。”

粗豪声音道：“你不怕祈老头就不会等到老头上了山才来找人家的漂亮孙女，其实我真不明白，那西琪样貌虽佳，但正正经经的，怎及得上城中那群骚娘儿。”

尖亢的声音淫笑道：“上校一向欢喜做开荒牛，你管得着吗？”跟着是嘿嘿淫笑。

而在地穴中的我却是另一番滋味。

我的脸贴着西琪嫩滑的脸蛋，嗅着她吐气如兰的气息，紧拥着她火辣的胴体，而当外面那些人说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时，西琪的心急促地跳着，身体也不由轻微蠕动，使我分外感到刺激。

远处传来一下尖锐的哨响。

上校道：“快走！祈老头回来了，我才不信那小妞能飞出我的指缝。”跟着是一阵混乱的声音，上校等人迅速地去远。西琪挨着我，全身软柔无力。

我的心也在卜卜地跳，当我正感茫乱时，忽地想起一事，叫道：“你爷爷回来了。”

西琪一震下清醒过来，伸手推开盖子，爬了出去。

我感到一阵空虚，执起长剑，跟着爬上地面。

房中空无一人，想是西琪女儿家娇羞脸嫩，适才无意间和我如斯亲热，现在光天化日，她哪能不避开去。我活动一下筋骨，感

到体力恢复了大半。

“啪！”门打开来，一个相貌堂堂、身形高大、两眼霍霍有神的老者，大踏步走进来，眼光凌厉地在我身上扫射，西琪在他背后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，但我却看到她连耳根也红了。

老者面容虽在六十岁上下，但却不见一条皱纹。

我躬身道：“多谢救命之恩。”

老者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若非西琪救你，我才不管这闲事，尤其你是帝国的人。”

我的目光自然地移到西琪处，她刚好抬起头来，向我打个眼色，我清楚感觉到她要我容让一下，这真是对会说话的眼睛。

我强忍心中的窝囊气道：“我的体力已经恢复大半，可以继续赶路了，再不会麻烦阁下了。”

西琪失望地叫道：“你……”

老者伸手阻止她继续说下去，沉声道：“你走路还可以，但十天内休想与人动手。”我的气往上涌，淡淡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不用阁下费心了。”老者仰天一晒道：“好！有骨气，不愧是兰陵的儿子。”我愕然望向他，这人究竟是谁，凭什么认出我是兰陵的儿子，难道西琪告诉了他，但可能性并不大。

我仔细打量他，只觉气度沉凝，自具剑手的风范，沉声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他森厉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转，道：“祈北！”

我猛然后退一步，头皮发麻，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这传说中的人物，帝国的另一名著名叛徒。

祈北冷哼一声，捋起衣袖，只见一道疤痕由臂上划下，直至手腕，他冷冷道：“这一剑就是拜尔父兰陵所赐。”

西琪惊呼一声，脸色煞白，对爷爷和我父的恩怨大感徬徨。当然这亦表示她对我大有好感。我又想起她灼热的女体、她爷孙施与我的恩惠，一股热血涌上来，我将左手伸出，叫道：“父债子偿，